

流年记

背景音乐

鲁从娟

前几天,我家楼上的住户突然搬走了。没过几天,装修队浩浩荡荡驻扎了进来。接下来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左邻右舍会经历些什么。是的,是噪音,不是一般的噪音,是电钻抠地面,电锤砸墙壁的那种凄厉“轰隆”声。那声音震耳欲聋,震得地面打颤,震得耳膜发胀,震得脑壳生疼。我敢说,那绝对超过了100分贝。甚至震得我徒生一种“生无可恋”的绝望感。有好几个傍晚,晚饭尚未完成,我便逃也似地出了家门,来到小区广场看一会儿广场舞。

我对自己说了千万个理由:邻里邻居的,谁家不装个修啊,自己家不是也把重新装修提上日程了吗?到时候肯定也少不了骚扰左邻右舍。我耐心地劝慰自己,过段时间装修完毕不就安静了吗?可对自己说得头头是道,但噪音响起,依旧崩溃。待砸完墙皮,起了地面,接下来便“轰隆隆”“哗啦啦”地往楼下搬运垃圾。装修进程随后紧锣密鼓地跟了上来,每日盈满耳朵的,是打钉的“啪啪”声,是切割机尖锐的“吡喽”声,是电钻的“吱吱”声,是角磨机的“吡吡”声——所有的装修工具齐齐上阵,奏响了一场分贝爆棚的音乐会。这些声音虽然没有前几日天塌地陷般的巨响,但依然令人产生欲哭无泪之感。

值得庆幸的是,我不是一整天都待在家里,每天下午下班后才回家遭受噪音之苦。还别说,装修工人真是敬业,不到天黑绝不收工。那天,孩子爹给了我几个建议。他说,听到噪音受不了,就去小区那家美容店做美容,或捎本书去街上咖啡店里享受一杯咖啡,要不就去夹河湿地公园看钓鱼……我瞪着双眼对他说,我无法采纳你的建议,家里衣服啥时候洗?饭啥时候做?地啥时候拖?我还得给几十盆花浇水、修剪、扦插等等,马不停蹄地干都来不及呢,再出去溜达一圈,回来就万家灯火了,家里这一大堆家务活儿摆在眼前,还不得急得抓耳挠腮?孩子爹无奈地说,说了那么多年的“静音装修”,怎么到现在还未实施?我们还在被装修噪声所困扰。

下班回来也就这么点时间,确实容不得我外出消闲,还是得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接下来的日子,我极力让自己忽略噪音的存在,并在噪音的分贝最高的时候,打开手机音乐唱歌。以前,我总是在家里边做家务边压低嗓门哼唱,怕骚扰到左邻右舍。这下好了,即使我扯着嗓门吼唱《鸿雁》,唱《映山红》,我那五音不全的歌声也会淹没在噪音的巨响中。当然,我的歌声是能愉悦我自己的,我发现自己已没有那么心烦意乱了,觉得这声音还是能接受的。

听着听着,网络便推送给我一些教唱歌的直播间。在高分贝的噪音之下,我把手机支架离自己近一些。我学唱的第一首歌是当下流行的歌曲《搀扶》,这首歌的旋律优美,婉转动听,歌词感人肺腑,穿透灵魂,我常常边唱边陶醉其中,想象着与孩子爹浪漫地手牵白头偕老的画面。《贵妃醉酒》是我最喜欢的京剧唱段,每天跟着戏里的锣鼓点,咿咿呀呀唱个不停。几天的时间,我又学会了《锁麟囊》《借东风》《桃花扇》等好几个京剧唱段。感觉自己的唱功很明显地有所提升了。于是我每天在我们家的“欢乐大家庭”群里献上一曲,博来赞声一片。

就这样,我把噪音当成背景音乐,开心地唱着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歌,沉浸在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中。心态改变了,看事情就会简单,噪音也就会不值一提。

有一天下午回家,楼上安安静静,一点动静也没有。是装修师傅们歇班了?还是装饰材料没买齐?我一边做家务,一边唱歌,我把女高音调成低音。嘿嘿,没了背景音乐,我还有些不习惯了呢。专注一件事,自然而然就忽略噪音了。或者说,我对噪音产生了免疫力。我发现,如果不去注意噪音,不理睬它,忽略它,那么它就不会对你造成干扰。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应对策略,通过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来减少噪音对自己生活的影响。

桃杲

小镇

“城里有楼,农村有房”的老马是个资深文玩藏家。闲暇时,我喜欢到他位于辛安河畔的工作室坐坐。每次相聚,围炉煮茶,谈天说地,总有所获。

周日又到他的工作室,老马正忙着清理一堆桃杲。老马说,前天是家姐周年祭,一家人到公墓祭扫缅怀,返回途中,恰与一片桃树林不期而遇,灼灼桃花中依然有桃杲傲立枝头,于是采摘而归。每年,老马都会用桃杲制成各种文玩物件,或留存,或用于交流。

说起对于桃杲的初印象,要追溯到2015年春天。彼时,我在太行山褶皱里的一个景区工作。初来乍到,发现后厨的男厨师们下班后热衷于干两件事,一是喝酒打牌,再是捣鼓文玩制品。喝酒打牌自不必细说,捣鼓文玩制品值得一提。

他们主要玩两样东西。一种是崖柏。那时候,正是崖柏大行其道的风口,原来当烧柴填锅底的寻常物摇身一变成了换钱的“金疙瘩”。当地百姓为了寻求好品相的陈化料,卖上个大价钱,往往会冒着生命危险,从太行山几百上千米的悬崖峭壁间采下崖柏,其辛苦自不必说。采下的崖柏,绝大部分卖给了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文玩贩子。大山里也不乏有“悟亮人”买来加工机械,自己动手将崖柏细加工成各种摆件和挂件,自产自销,收益更加可观。我们就有在挂壁公路上胆战心惊驱车往返几十里,到农户中收购崖柏原料和成品的经历。买来的物料,除了自己留下打磨把玩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当成礼物,馈赠给了家乡的亲朋好友。

另一种就是桃核。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下班,我都能看到厨师们坐着小马扎,在酒店后广场上一字排开,着了魔似地摆弄一些黑乎乎脏兮兮的桃核。大家又是洗刷,又是筛捡,又是打磨,又是打眼,又是串串。弄好的成品就戴着白线手套盘个不停。为了使桃杲迅速盘出晶莹剔透的包浆,厨师们是绞尽脑汁,想尽办法。有的和着护手霜盘,有的掺着橄榄油盘,更有甚者,把桃杲放进油锅里炸至金黄。每个人都忙得不亦乐乎。我好奇地问他们,哪里弄的这么多桃核?厨师们手指绵延大山,异口同声地说,八百里太行,满山遍野都是野桃树,桃子没人摘,春天桃树上挂满了干瘪的桃子,一撸一大把。又问,怎么不采集当年的新桃子?又答,陈年老货好。再问,弄这玩艺有什么讲究吗?笑答,不知道,反正大伙儿都在玩,都这么玩,人家怎么玩,咱也依葫芦画瓢。反正住在这大山里,下了班也没地方去,打发时间呗。

当时,我对文玩方面的知识储备几乎为零,根本没有“桃杲”的概念。加上厨师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心里禁不住暗笑,真是闲得没事干。以至于在和家里的朋友“煲电话粥”时,我还会把厨师们这些人云



亦云的举动当作笑料讲给他们听。

二

几年后,当我工作调动返回老家,接触了一些文玩藏家,尤其是和老马交往后才脑洞大开。原来这些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桃核叫桃杲。

桃杲不简单,背后蕴藏着大学问。

为了了解桃杲,我开始查阅有关资料恶补相关知识。国人一直认为桃木是吉木。这种说法大约源自夸父。相传,夸父逐日精疲力尽而死。夸父死后,他的手杖化成一片桃林,桃木因此有了无边法力。至于桃杲,是桃树上经冬不落的干桃。为什么这种干桃被以“杲”字冠名呢?《本草纲目》给出的解析是,“桃子乾悬如杲首磔木之状,故名”。这里的“杲”字,本意所指的是猫头鹰。“杲首”一词,是说这种干桃形状看起来像猫头鹰的脑袋。将桃杲拿在手上,细细观察,确如古人所言,颇有几分神似。

桃杲因其历经严冬的“日月风霜”洗礼,而被人赋予“神秘玄学力量”。民间因而有“一桃压百魅,一杲镇千邪”的说法。

桃杲作为桃木的结晶,人们采摘后或悬挂于门庭,或者随身佩戴,以求护佑平安。

此外,桃杲性微温,有小毒。其药用功效在历代古籍记载中连篇累牍,俯拾即是。

于我而言,更喜欢桃杲的配饰价值。

老马扳着手指告诉我,采集加工桃杲有不少“禁忌”,有“三好一不”之说。一是,最好“正月采之,中实者良”(《本草纲目》)。二是,最好采摘野生老桃树上的桃杲。三是,最好采摘一棵桃树上东南方向的桃杲。四是,不能捡拾掉在地上的桃杲。

至于说到桃杲做手串的颗数,老马别有一番说辞。他说以七颗和十三颗为佳。为什么选择这两个数字,原因是这两个数字在佛教文化中分别代表“七妙法”和“十三力”,是特定的修行理念。

听老马讲了那么多,我动了想“亲口尝尝梨子味道”的心。于是问老马,明年正月采摘桃杲时可否带上我。老马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认知桃杲的过程,不但应验了那句“初闻不识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的老话,而且让我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句俗语的含义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我也为自己知识的浅薄感到羞愧。静下心来细细想一想,这个世界举手投足间、事事处处中皆有学问。单单这枚小小的桃杲,就承载着一份信仰,一种敬畏,一种文化。我们真应该活到老,学到老。

感叹之余,我期待明年春暖花开时节,能戴上自己亲手制作的桃杲手串!

诗歌港

五月雪(外一首)

吴春明

五月
海岛总会来一场雪
那是槐树的散文
山谷做页
花开章节
蜜蜂是它的朗诵者
只是故事过于甘饴浓烈
以至于采蜂人要不停地摇呀摇
才能跟上节拍

我呢
一定是踏雪而至
掬一捧季节的哲思
染一身白

赏春

对焦对不准的时候就想
这不是一朵花和另外一朵花
争奇斗艳的结果
还是花在悄悄告诉我
赏花无须太近
喜欢
皆是春色

夏天来了

刘继曼

春天悄悄地逃离,
夏天来了,
风是先头部队,
带着热情。

那热情很热,
像恋爱时的她。
远处的蝉声渐渐清晰,
荷花也躲在荷叶下。

夏雨骤急,
像冰激凌在融化。
蔷薇迎着夏日微笑,
我在雨中,等火热的仲夏。

喜雨

奋飞

喜雨细如丝,
入土无声息,
地似织布机,
织锦千万匹。
麦田一片绿,
施肥无人机;
五谷庄稼地,
巧浇返青水。
人工农机齐投入,
广袤乡野有生机。